

## 千年遇摩诃

□陈悦希

摩诃二字，在佛教用语里是“大”的意思，但成都刚开放不久的摩诃池，则看起来有些“小”。它小得只占据了城内小小一隅，亦小到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片剪影。

摩诃池自隋朝始建，那时候还只是个修筑成都子城时取土留下的大坑。唐朝时落雨，在坑里积了水，成都地区水利发达，摩诃池和几个水源相连后，最终汇聚为一个池。在成为知名的园林胜地之后，越来越多的百姓在摩诃池上泛舟而过，文人墨客在池水中甩了几个墨点，就有了“坐触鸳鸯起，巢倾翡翠低”的名声。这些诗句被后人捡起来，嵌上灯带，挂在摩诃池旁的树上。风过的时候，沉默的树大概就有了诗兴。

池边的银杏树生长了四百年，古罗汉松也接近两百岁，见过许多风雨。游人在它们面前，只能算得上是后辈。只是在夏日，没有谁能夺过莲花的光彩，月光与灯光一同照到池中，银光在荷叶上流动，正映衬开得沉静重瓣莲的美丽。莲花静静开放，赏花的人喜不自

胜，四处张望。但恍然之间，安静的莲花随风轻轻摇动，而热闹的赏花人却一时沉醉而入于画。

除了茂盛的草木，摩诃池还有许多砖石。重现明代的古宫墙时，熬制了糯米，每一块砖，都仿照旧时那样砌了起来。池边的步道，仿制了宋代的拼砖路面，步道侧面的路灯则参考了唐朝的宫灯。在摩诃池边走，似乎是沿着宋时的路，照着唐时的光，同游是今时的人。夜色刚起，来一睹摩诃池真容的人们不露半分疲态。孩子们脚下生风，喜欢的是夏虫的声音和满池的水；年轻人则盯着景观介绍上的字，只想知道这是哪个年月、哪位诗人见过的景。

此刻的摩诃池如傍晚的时光一般平和，根本看不出它曾被多次填埋，最后沉进土里。

历史大都是在土里的，是文明的沉淀，是来处。在贾湖遗址曾经出土过一块刻符龟甲，上面刻着一个不起眼的符号，但这个符号，与甲骨文的“目”字极为相似。这块龟甲拨云见日、冲破了八

千年的尘土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娓娓陈述了汉字文明的起始。摩诃池等得没那么久。

明朝蜀王修建蜀王府之时，将摩诃池的大部分填埋，只留下一泓清光。清朝时，蜀王府毁于战乱。再到了民国，摩诃池被完全掩埋、填平，抹去了或热闹或静谧的模样，原本积水的池成为了演武场。它如同一只埋在土里的蝉，终于在这个夏日焕然一新，重见天日，发出了久违的第一声鸣叫，诉说起千年前的这片土地，也曾有过一个现在这样的夜晚，一段安宁的时光。

远处的孩子们仍在嬉闹，人们为第一次见到的摩诃池而心生欢喜。这样的月光，摩诃池或许曾无数次见过了。这样为见它一面远道而来的人，它或许也不陌生。它见我们大概有几分似曾相识，但我们见它却是第一次。在滚滚的历史中始终静默着的摩诃池水，曾经映照过千年前大唐的月色，如今也映照出了千年后的人。一塘花，径通幽，无处不是应有的平和。

## 养鹅记

□汤波

清明的时候，八十岁的母亲从老家内江带回来两只小鹅。

鹅从不挑食。它们小得像一个拳头大的黄绒球，面对有点发黄的莴苣叶或者沾了泥土的叶子，绝不嫌弃，小嘴把叶子啄成小条，心满意足地吃着。母亲说：“鹅的抵抗力强，即使吃了带残留农药的叶子，也不会有事。”

鹅生长速度快。“三个月的鸡鸭一撮撮，三个月的鹅儿一钵钵。”渐渐地，两只小鹅长大了，黄毛褪尽长出白羽。母鹅丽丽进食很自律，只吃七分饱，所以身材苗条。在目之所及皆墙壁的窄小卫生间，它冷静地瞥一眼主人，瞟一下公鹅乐乐，忍受着足不出笼的每一个日子。而大大咧咧、热爱食物的乐乐时不时引吭高歌，情绪乐观。

鹅向往自由。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，乐乐把头伸出笼子，埋进盛水的瓶里，前胸低伏，臀部上翘，身体一起一

伏，幻想自己在池塘里游泳。丽丽在旁边跟着比划动作。我在沙发上小憩，突然听到鹅笼里传来猛烈的扑打声。我推门一看，只见乐乐上嘴壳卡在一个铁格子里，下嘴壳卡在另一个铁格子里。它进退两难，用力拍打着翅膀，为了挣脱，想用脚丫打开门或者把嘴巴拔拉下来，脚趾却卡在窄窄的铁格子里，似乎折断了，有血痕，笼子边的铁丝茬还割伤了它的舌头。

我稳住乐乐的身子，母亲掰着笼门的铁丝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额上汗都冒出来了，才成功救出鹅嘴。母亲把鹅近乎骨折的脚趾硬生生掰正了。它默默地耷拉着脑袋蹲在地上，随你怎么摸它，绝不反抗，是那样温顺无力。母亲把它抱在怀里，我把消炎药涂在棉签上，试着掰开鹅嘴止血，可它忍着痛，倔强地躲避我的棉签。乐乐口腔痛，无法进食，明显消瘦了。它眼神可怜，无助

地蹲在铁笼角落里，嘴巴插进羽毛里静静地取暖。丽丽忧心忡忡地看着乐乐，眼神里多了一分怜悯，食量更少了，显得更清瘦了。母亲把莴苣叶的两侧嫩叶取下来，撕碎了喂乐乐，以免刺激它受伤的口腔。它试着张开嘴吃了一点，还行，饿了两天，又可以慢慢吞食物了。享受了半个月细嫩叶子的优待，乐乐逐渐恢复了元气，依然快乐无忧地生活着。

后来，我想把鹅带到附近的池塘放生，精打细算的母亲数次与我争执，坚持说鹅是自己辛苦养大的，怕池边路人偷走了吃，说啥也不同意放生。最后，强势的母亲“请鹅入瓮”，可怜的鹅就这样与世界告别了。母意难违，我眼中含泪，哪怕母亲卤的鹅再香，也不看不吃。

春风又绿芙蓉城，惊鸿已去不留痕。我们不能阻止美好的逝去，这份爱只是活在另外时空，遗憾、不完美，也许就是人生吧。

## 睡在星空下

□王国梁

我常常记起小时候的快乐时光。夏天闷热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嫌屋子里太憋闷，便抱着薄被去外面睡。有时睡在院子里，有时睡在屋顶上。那种以天为盖的感觉太舒服爽快了，尤其是睡在满天星光之下，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颗闪烁的星星，那么快乐自由。再加上有清凉的夜风荡漾着，真的是心旷神怡。

你体验过那种感受吗？睡在星空之下，伴着灿烂的星光入眠，觉得茫茫夜空都是属于自己的，心胸也会变得无限开阔辽远。睡不着的时候，就与温柔的星星对视。我想着心事，星星也想着心事，有时我们会交流彼此的秘密，然后会心地一笑。那种人与星辰悠然心会的感觉，神奇又微妙。星星眨着温和的眼睛，永远不知疲倦的样子，而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。

睡在星空之下，梦都是亮闪闪的。我的梦中，有浩瀚的银河，有夜空的故事，奇幻而瑰丽。星光抚慰着一个孩子单纯的梦境，给世界披上一层神奇的光亮。夜色宁谧，星光灿烂，一切都进入

了酣眠之中。有时候，我会在半夜突然醒来。睁开眼睛，看到的不是漆黑一片，而是满天星光。那一刻，我是欣喜的。有这么多星星相伴，再黑的夜晚也不寂寞。星光虽然是微茫渺渺，但漫天星光就组成了灿烂的图景，夜空因此诗意起来。那么多星星，仿佛永远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它们固定而恒久。其实我知道，有些星星是移动的，还有些流星会在一瞬间滑出明亮的弧线。我躺在星空之下，想象着关于星空世界的奥秘。每一颗星星，都像一个谜，难以捉摸，其实又是简单之至。

睡在星空之下，世界简单得只剩下满天星光。

我总在想，在最远古的时代，人们对房子的概念还不是那么鲜明，很多时候需要睡在星空之下。他们睡在星空之下，是不是也会生出宇宙浩渺的感慨？总感觉那时候的人们，应该离星空更近一些，离原生态的大自然更近一些，他们更简单，也更纯粹。因为贴近自然，人们的世界就趋于简单，没有如今这么多世俗的、功利的东西搅扰，心

境该是平和宁静的。睡在星空之下，便是自然之子，是茫茫世界的一份子。

不知你试过没有，长久地仰望星空，真的能够过滤掉很多芜杂的东西。我的一个朋友爱好旅游。他经常与同行者深入自然深处，探险猎奇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。他说有的时候，他不睡帐篷，就喜欢睡在星空之下。以天为盖，以地为席，觉得星光都可以当被子盖了。那时候，他的心是最坦诚的。人只有在面对自然的时候，一颗心才会彻底袒露。星空之下，他慢慢把在俗世中累积的尘埃洗净，只留一双明澈的眼睛，与星星对视。星空无垠，他整个人都是沉默而安宁的。

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睡在星空之下了。这些年里，我给自己的心灵设置了一所又一所房子，把自己封闭起来，拉远了与宇宙苍穹的距离，忘却了与月亮与星星对视。我的心渐渐被一些虚浮而喧闹的东西充斥着，变得生硬和麻木了。

真想再次睡在星空之下，感受那份澄澈之境和纯粹之美……

## 一剪梅

——致成都大运会开幕式  
(组诗)

□黄晓靖

其一

神鸟吉祥舞闪光。  
追梦飞翔，  
友谊凝香  
青春悦目彩身装。  
灯下昂扬，  
月下流芳。

气锐年华图自强。  
奔跑同行，  
跳越同方。  
山呼海啸掌声长。  
坐也担当，  
站也担当。

其二

彩蝶祥和转动频。  
追梦青春，  
致敬青春。  
盎然向上遇良辰。  
舞蹈佳珍，  
歌唱情纯。

豆蔻芳华付苦辛。  
拼也清身，  
搏也清神。  
五洲健将此相逢。  
形影如亲，  
互助如邻。

## 碗菜头

□吴月凤

碗菜头是我的最爱。可面对眼前的一盘碗菜头，我却提不起筷子，泪眼朦胧中那盘碗菜头化成了一位剪着短发、佝偻着瘦小身躯的老妇人。

她就是我的三婶。

她之前不是我的三婶，丈夫去世后，她改嫁给了我忠厚的三伯。也许是因为老实加之又是改嫁的，她很少说话，从不跟人拉家常，以至于一些乡邻提起她的时候总是把她的姓换成“呆”再加上名。对此，她从不争辩什么，只是埋头干手中的活。

我难得回家，但我每次回老家，总会受到三婶的优待。闲下来的时候，她就拉着我的手拉家常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那个时候，她的脸上满是笑容，整张脸就像绽开的大理菊似的。我深深地感到，她是寂寞的，孤苦的，但却善良的。

有一次老家亲戚请客，还没有吃完饭，三婶就急着离席走过来叮嘱我，让我等会儿一定要在路口等她，她掐了碗菜头给我。当我在村口接到那一篮子碗菜头时，着实愣住了。一篮子，足有六斤重，掐这么多得花多长时间啊！接过篮子，我感觉沉甸甸的，这里装着的不仅是碗菜头，更有深沉的爱。

我当时在心里默念，善良的三婶，孤独的三婶，我会常回家和你一起拉家常的，我会让你不再孤独寂寞。可世事无常，还没等我履行诺言，三婶却在一个平常的早晨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只能任后悔的泪水肆意流淌。

现在每次回乡，看着路边三婶的坟莹，我总在心里默默祈祷：愿三婶在天堂里不再寂寞，愿你来世能被所有人温柔以待。

每当看到碗菜头，内心总有一种伤感，眼前总会浮现出三婶慈爱的面容，总有一种无法报答她产生的伤痛。